

龙光塔：铜葫芦的故事

| 金石声 文 |

惠山萃起于平壤之上，腾踔于锡城之西北，物华天宝，名泉胜地，被唐代“悯农”诗人李绅亲切地称为“家山”。其东峰锡山葱郁似盎，得一山之灵秀，主山川形胜，领城市文风之先，为锡邑之主山。千年以来，流传着“有锡兵，天下争；无锡宁，天下清”的歌谣，寓天下太平之景象。

清代道光文人赵函云：“九龙山脉自宜兴诸山蜿蜒而来，东西亘数十里，起伏凡九，故名九龙，其东忽断，断而复起为锡山，若龙之有首。龙不可以无角，故建塔焉。”锡山之巅之龙光塔，聚一山精神之所在，似明灯照耀，似火炬彰目，标榜无锡科举之盛，数百年来，为无锡的历史文化地标，福佑着这座江南名城。

1

龙光塔上的铜葫芦，由来已久。在清代道光十六年(1836)赵函所撰《重修龙光塔铭》中有如下记述：

相传古塔顶为铜壶卢，一日大风雨中，恍惚有神人摄取壶卢以去，而以惠山寺中铁灯檠易置其上，屹然不动。丙戌年改易塔顶，取铁檠下，几遭毁弃，秦琴山大令访得之，仍置塔尖，以昭灵异，亦异事也。

从这段记述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，道光年间修复好的龙光塔其塔顶是惠山寺的铁灯檠，而不是铜葫芦。

塔修好不久，清代同治年间，塔再遭火毁。从清末留下的龙光塔旧影，可以看到此时塔已无顶，仅存裸露的塔身筒体。

又过了大约60年，龙光塔迎来了新的修复，此时邑商周廷弼、祝大椿发起修缮龙光塔，周廷弼在民国癸亥(1923)春有题塔诗并刻碑记之，录其文如下：

涧边五里踏芳尘，古刹浮图历级新。
拈取心香塔一瓣，空王殿下问前因。
隐约楼台疑有光，蓉湖风月古今殊。
青山依旧关兴废，吐出九龙颌下珠。
古佛曾经劫火煎，香花犹舞旧时鲜。
载来不尽登临感，忽忽红羊六十年。
依然塔势涌嶙峋，扶杖云霓送浣春。
槛外五湖烟水远，名成谁是泛舟人。
癸亥春邑人周廷弼题，邵晋康刻

上述诗中所说的“浮图”本指佛教建筑，后专指高塔。

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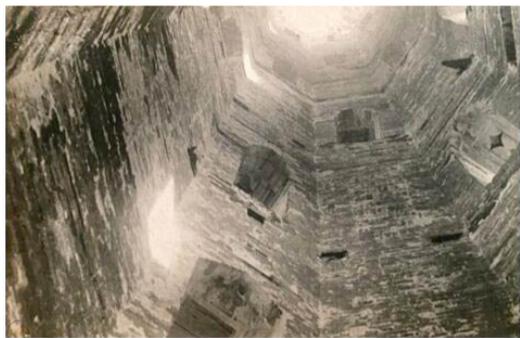
民国时期龙光塔由于资金方面的原因，从1919年4月龙光寺僧普庆动议倡修，1921年3月破土动工，到1930年修缮，修修停停，一修就是9年。我们只能从民国年间报纸的报道和一些旧照片，推测还原此塔修缮的大概过程，最后由荣德生先生出资，毕其一功，但遗憾的是，详细情形并无史实可以印证。无锡史志上只有一句话：“民国十三年草草修复，不久塔顶倾斜。民国十九年，荣德生等捐资重修。”

龙光塔修缮，当时预算“非二万金不能藏事”，周廷弼、祝大椿是主要出资人，周廷弼出资多少没有记载，估计他应该是大股东，后来塔内曾一度供奉他的遗像以纪念他的功德。“祝大护法印大椿暨陈太夫人慨助宝塔功德大洋二千元”，各大善士又捐资一千七百多元，这几个大户的出资与总预算相比，显然，资金缺口是很大的。寺僧募捐不到钱，所以修缮很不顺利。1923年10月《锡报》批评说无锡号称文物之邦，怎么连一个小小的名胜都没有去修复保存呢？这是坍台的。到惠山，水路看的是残败的黄埠墩，陆路看的是搭了一个引架，数年没有修好的龙光塔，“叫人见了，好不难受”。

前述原来龙光塔的塔顶是惠山寺里面的铁灯檠，清代同治间塔被烧毁，铁灯檠大概是被熔化了，我们从晚清外国人拍的塔内部结构的照



龙光塔



龙光塔塔内(1915)

片没有看到这个铁顶。塔修好了，现在要收顶，而此时周廷弼已经去世，遂由祝大椿接力修塔，决定募集资金，给龙光塔安一个铜葫芦的顶。由于种种原因，这个铜葫芦也没有什么资料，只有在某资料上说它浇铸于1925年(实际为1924年)，重1.5吨。

这个铜葫芦究竟怎样的情景，没人知道。即使1930年以后多次修复，都没有人关注到隐藏在铜葫芦背后的一些文化信息，也无法从其它渠道去破译其中的秘密。直到2018年，差不多经历了94年后才真相大白。

3

2018年10月17日，龙光塔修缮工程开工。一个月后，施工人员发现塔顶铜葫芦上有字，就拍了照片发在工作群里，其中一张有“民国十三年岁在甲子仲冬月之谷旦本邑南门外曹三房老全记铸造”的详细信息。我得知这一信息后，觉得很有价值，要求进一步勘察。我在第一时间登上塔顶，看到那铜葫芦还是很大的，上面的文字清晰可见，一点也没有被风化剥蚀，毕竟是铜的。

塔顶作业面窄小，观察甚为不便，我们只能请专业人员进行拓片，并绘制了此铜葫芦的现



本文作者(右)陪同曹三房后人曹阳老师在看铜葫芦拓片(2019年1月)。

状图。

铜葫芦海拔113米，高2.635米。分两节，由底座圆柱体、底座托盘、底座、葫芦锥状体四个部分组成。壁厚1.5厘米，葫芦口直径20厘米。据现有尺寸推算铜葫芦重约853公斤。

此铜葫芦上有铭文，其排列顺序为：薛南溟、杨定驹字面朝北。自薛南溟开始竖排向左顺时针方向旋转，自葫芦锥状体平座朝上65厘米内为阳文，字大2.5厘米，厚度约4毫米；高度65厘米至90厘米内为阴文，有97字，字大2-2.5厘米。下部为阳文，阴文在上部，中部杂有阴文。朝东南方向有四排落款“民国十三年岁在甲子仲冬月之谷旦本邑南门外曹三房老全记铸造”，共28字。阳文。

根据拓片逐一清点，查明其上有功德名单213人(阳文121人，阴文92人，其中女性约55人)。除了主持人祝大椿及家族人员外，还有铸造作坊“民国十三年岁在甲子仲冬月之谷旦本邑南门外曹三房老全记铸造”字样，而曹三房是明朝年间的无锡老字号，其铸造的法器现存最古为明崇祯年间，存浙江普陀山。在浙江天童寺有曹三房全记铸造的千僧锅，时在崇祯十四年辛酉，即公元1641年。铜葫芦上还有当时无锡著名乡绅、官吏和工商实业家，如薛南溟、蔡絨三、杨翰西、杨石渔、蒋遇春、孙荷生、徐涵若、孙鹤卿、杨干卿、钱镜生、陶丹翼、高映川等名字。

4

铜葫芦及上面铭文的发现，经媒体报道后，在锡城关注此事的人群中引起很大反响，尤其是曹三房的后人曹女士激动地找上门来，找到我诉说她的辛酸家事。

她说在朋友圈看到了这铜葫芦的照片，上面有曹三房字样。她说：“这是我家的东西，这是我爷爷造的。看到我家的东西，好激动哦。我想去塔上看，可是我还想我爬不上去。我还没亲眼见到我家的东西呢。”她又说，“我明天去给我爸爸看。我爸爸是曹家二少爷，他今年81岁。祝大椿在我爷爷家做过一年学徒。我爷爷1937年给日本人打死，这是血海深仇，牌位现在在龙海寺。那会我爸爸才1岁。”

2019年1月8日，我和曹女士去她父亲家接老人家来惠山看铜葫芦的拓片，了解曹三房故事。曹先生81岁，精神健，腿略有不适，他一见到我说了我做了功德。他原名曹金安，他弟弟是孪生兄弟名曹银安，在常州工作。

接到我办公室后，曹先生就和我介绍他的身世。他父亲1937年被日寇从背后用枪打死，他说他是在南门一带寻找旧迹的时候一个老人说的。老人有年纪了，看到他问他你找啥，姓啥，他就说是曹三房的后人。老人就跟他讲，日本人突然射击，也不是说有什么过节。所以很惨的，他父亲去世时候他才1岁，父亲叫曹寿泉，葬在惠山，牌位现在在龙海寺。3年后他母亲又去世了。从此他和弟弟就被舅舅姨妈领养，他还有一个哥哥也寄养在亲戚家中，14岁就去上海学生意了，等于家就散了。后来，曹三房慢慢衰落，新中国成立后并入王源吉。曹先生说小时候看到厂的，他们主要是做法器，工艺要求高，金属熔点高所以风帆要15个人拉，鼓风。曹先生小时候很苦，帮大人种田，有一次他在家门口被钱桥小学的校长看见，陶校长说这小孩子为啥不读书呀，旁边大人说这是某某家的孩子，校长和他阿姨大概认识的，就说这小孩子明天就来我们小学读书，费用全部由我们承担。后来曹先生去城中积余读初中，考取了锡师，又去省城进修两年，回到无锡后就在二中教书一直到退休。曹先生说他父亲写一手好字，器物上的字大多数是他父亲自己刻写的。

今天，龙光塔上铜葫芦的秘密已经逐渐明朗。一个铜葫芦，承载百年沧桑，见证近代风云，诉说宝塔故事，反映了工商发展和文化需求，寄托了百姓祈求美好生活的愿望。我们相信，这铜葫芦将与此塔、此山长美于斯，福佑吾邦。